



# 卷四十四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 注  
 卷 卷四十四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文選卷第一

###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唐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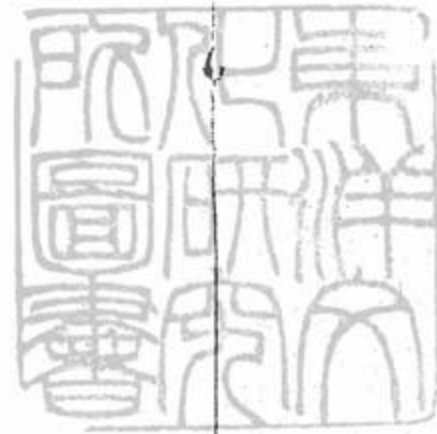
###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2717  
No. E1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郡李有為  
蘇郡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



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與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此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竇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

事齊禮記王制曰五方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

楚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也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

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并之而後稽顙毛多師東指

詩曰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番禺南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

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

收之則越蒙太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

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棘之長言君者

棘蒲北切文常效真職不敢愆怠論語撰考識曰穿延

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

喁延頸歸德比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

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

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張揖曰發軍之

起軍法制起軍法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追將帥也

之意也當行者或立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燧夜燔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

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攝奴頰切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夫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處列東

第東第甲宅也吾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今奉敕復至

南夷即自賊殺或立逃抵誅抵至也立逃而至於誅也

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

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

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已親見

近縣張指曰檄以示蜀城旁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縣有蜜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出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

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

世白殺張華曰望夷官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

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

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

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強謂丞相陳

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

大后臨朝以吕候子台為吕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

釋之子祿為趙王吕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章

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上替能無

亂乎高唐賦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曰寒心醉鳥

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

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

帝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官徐璜並

作妖孽號餐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

如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官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

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

其口勝下虎齒人瓜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鴟食人郭璞

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父高乞句攜養

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抱音咆因臧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高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

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高字巨高說文曰句竊盜

乞也古輿人輿人輿璧輸貨權漢書曰息夫躬交遊

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操

教閹遺醜本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

尤獠狡鋒恣好亂樂禍暴府董統雁馬揚掃除魏志

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

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備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

拜大將軍於幕續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

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官室卓至西京呂

布誅卓左氏傳樂誠謂藥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魏志曰

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故遂與操

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謂其鷹

犬之才爪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至乃愚佻



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謝承後漢

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兖州刺史被以虎文

獎蹙威柄羊質而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

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冀獲秦師一魁之報左氏傳曰秦孟明

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自晉濟河焚舟取而操遂承資

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

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賈逵國割剝元元殘

語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賢善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

曰元元善也張象與屯留君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且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縣誅妻

孛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讓頗侵太祖殺讓族自是

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故躬破於徐

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

州刺史太祖征謙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富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

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園宋彭城非故復援

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

切春秋擇誠圖曰諸侯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書曰膠

水散席卷各爭忿交

漢軍壁弓高侯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

執金鼓見之 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 則幕府無

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 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六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

我有大造 後會鸞駕爰施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

於西也 以天子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邊離局魏志曰董卓徙天

還維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邊離局魏志曰董卓徙天

伯安敏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有鄭玄曰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

操便放志專行勢遷當御首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

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謂壞法亂紀也坐領

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 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爵賞由心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

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平家語曰幸予 羣談者受顯誅腹

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 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類異不應反

法百察鉗口道路以目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

也 衛巫使監諺者以告則殺之國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官品

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直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

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范曄後

彪字文先代重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借亂

操託彪與術婚姻巫以欲圖發置奏取下獄劾以大逆漢

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 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

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  
親臨發掘破棺髀戶掠取金寶美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  
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  
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位昆或為弟毛詩曰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  
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  
金校尉所過隨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禁虜之怨  
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故苛慘科防互設置繳充蹊坑  
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死豫有無聊之民帝  
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  
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

其重莫一示不嗟嗟厭觀厭載載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暴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加緒含容冀其可彌

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而操豺狼野心潛包

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姁產男

氏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除滅忠正專

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

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

掩其不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

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秦質爭為前登太羊殘醜

消淪山谷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

歌鹿賜山破之斬毒又擊于左校郭太賢等遂及

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

塞者有屠各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於是操師

震懼晨夜浦遁屯據救倉阻河為固

魏志曰袁紹將進軍

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教地

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之

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

墜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折衝宇宙

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外晏子

之謂也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王驄良弓勁弩

之勢

死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亨高鳥盡而良弓藏史

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

太行青州涉濟源

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

縣尚書曰浮干濟源達于河

六軍汎黃河而角其前

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

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

諸戎搆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

人捉角一人疾足說文曰倚及足也

雷霆虎步並集虜庭

李陵

幸記不肖軀

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燿炭有

何不滅者哉

楚辭曰離憂患而過宿若若縱火於秋蓬

河而既焚火其尅必矣聲類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

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毛詩序

曠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

見九錫文

覆

云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剝夷為讎敵

尚書曰父師曰

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

廣雅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備也微與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王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

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方今漢室陵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

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

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

關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

而奪取曰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操又矯命稱制

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

叛漢書以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

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書到荊州便勒見兵

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州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

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

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

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

法也率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今漢書著甲令

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魏志曰荀或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

左氏傳閔子騫之辭

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

也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臨事制變因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身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漸漬荒沈往

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

小人臨禍懷

佚以待死三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要領不足以膏脊斧名學不足

以誇簡墨

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

也虞喜志林曰齊測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譬猶戲如始生翽毛

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齋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長大者

而便陸

梁放肆顧行吠主

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謂田單曰詔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

以在綱目繫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

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

甸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北擘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

之旌不按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

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

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

夷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

韓悅出句章越建成侯殺餘善以其眾降

昔夫差承

闔閭之遠跡用申其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

三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

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

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

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

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聲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

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

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

敗吳師越王闔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及吳王濞

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

陸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

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自以兵強國

富執勢陵京城太尉帥師南下滎陽則七國之軍在解冰泮

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

賢膠東王渠鄒玄周禮注曰甫始也

漢書曰吳王敗乃與越下

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脅漢書曰吳王敗乃與越下

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陷東越東越即結吳王吳王出

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上

首已陷其脅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

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

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技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

餘鋒捍特起鸚鵡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鸚鵡視

然昔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鹿野狼顧之憂

罔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非有一遺近者關中諸將復

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

阻二華據河關李湛宜成等反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習而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渭驅率老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

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

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

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

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

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

知也戰固策秦王謂唐旦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是後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并脫走還

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趨走涼州典畧曰

建安二十一年乃死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魏志

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又鎮南將軍張

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

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二十一年漢末力不



加故且觀兵旋旆

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

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討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

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首萬

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軍入散

關則群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

至河池氏王竇茂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

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十萬之師击朋魚爛張魯通竄走

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魚弟衛夜逐魯潰走巴中遣人

羊傳曰其言梁上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巴夷王朴胡賓邑

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三

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

征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

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若

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

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

千皆為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

國之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

石民而取其餘鯢而封以

為大超之妻挈林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父

母嬰孩覆戶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非國家鍾禍於彼

隆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消勳曰甚夫鷲

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蓋漢之退也此述往年

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今者枳

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魏志曰建

年治兵遂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

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匈奴南單于呼完厨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古羌之雲奮犀卷自壽

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而南漢書九江郡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

為征西將軍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

汶江搃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

將軍楊僕入軍於越大舉天師至萬里尅期五道並入

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壽春而南權之

期命於是至矣永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慙必

當鳥夷尚書成王曰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

疾揚雄勳靈賦曰枝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魏志曰君立可翹足而待也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

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馮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還

討眭固薛洪膠尚開城就化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

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

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

遂濟河圍射大洪尚率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奭舉事立

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功曹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瓊

射聲校尉郭昭瑤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

蘇游友為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

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表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

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

攻逐袁熙舉縣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

來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畫策折衝討難安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

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

遠急國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盛言之祿客

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朝為仇虜多為上將所謂臨賈遠國語注曰此言言量也

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論語曰盜言孔甘泥滯苟且沒而不覺若夫說誘

其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燦俱滅者亦其最

多言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數冀矣魏志曰太

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也合肥太祖征張魯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

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

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

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

也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魏

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

告權乃還為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

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賊義殘仁

莫斯為其孟子齊王曰臣殺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

未聞殺其君也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

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

公相武王誅紂驅飛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

廉於海隅而戮之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  
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又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而  
周盛謂山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  
然聞魏唐崇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新吳志曰虞翻  
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知肯楹左氏德及  
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  
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  
主得賢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禍而並  
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也  
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  
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矚賢聖之

德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鷦鷯之鳥巢於葦菀若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鷦鷯鳥名也鷦鷯所以愛養

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

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菀風至葦折巢覆

有子則死有知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也上乃

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鷦鷯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

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菀若折外破巢非今江

東之地無異葦菀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

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

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乃霸夫烈士奮命

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

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

其次也

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

死以存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踏

戰國策魏思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

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踏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踏也然

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

也願公早圖之也延步堅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

壯士斷其節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威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威

何故不殺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

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闇大雅之所保皆先

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之安其折若之未

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

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王曰故令往購

莫爵賞利條如左檄到詳恩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

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為司徒諫及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

春秋撥亂世反諸拯其將隊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文帝為魏高

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

幼不能益祚周公相武祚而治

恢拓洪業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國異政率土齊民未蒙主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

有貴賤故謂之齊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劉秦美新若今言平人也

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上陳留王與也幸輔忠肅

明允劬勞王室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

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施德百蠻而

肅慎致貢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悼彼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巴蜀獨為匪民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是以命授六師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節度督諸軍趨其

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王者

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

之師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周

武有散財發廩美閭之義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今鎮

西秦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庶弘

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

上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

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益州先主

以命世英才與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西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曰

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冀徐州冀先主妻

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皆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

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屢出隴右蜀志曰姜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

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殲之犯令陵政

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

難以御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

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節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

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

立牙之曰七氣來應旗幡拍敵或從風而來金鏗之聲

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

曰經始勿亟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

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九州之

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

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



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陳平昔項立功於漢史記

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左氏

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尉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傳管

敬仲曰宴安為毒不可懷也漢書揚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

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氏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眾

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

之妹夫也緜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

欽唐皆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獲欽

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

與母血餘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若曹爽之邑人也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

虎為將軍各賜爵閔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唐咨固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

日無為戎首鄭玄日為兵主曰戎首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

知見機而作者哉見機已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

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首

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

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夫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

不美與談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

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並已見各具宣布咸使

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

紜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濊烏外切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拜從駝定策存邛服虔曰冉駝管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

眠江本冉駝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管今為定策將皆屬越檇善曰駝蒙江切策音鑿略斯榆舉

苞蒲苞音甫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辦

報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旒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索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

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

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始不可乎不可猶不

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推結左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任之人也

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上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

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

汜濫衍溢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

張揖曰麗沈澹災張揖曰麗分也韋昭曰麗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澹搖動之災也麗或作澹

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

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

灑所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安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

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胥膚不生毛張晏曰弱

曰腠胝理也韋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服無胥胝不故休

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切

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啞蹠拘文牽俗應劭曰啞蹠急足之脩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鄒展子曰字詁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

思乎參天貳地地與已并天是也且詩不云乎普

思乎參天貳地地與已并天是也且詩不云乎普

思乎參天貳地地與已并天是也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云濱也本或作濱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六浸

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

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幸幼孤為奴虜係纆號

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因普物靡彘得其所今獨屈為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戾夫為望之若大旱之望雨

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

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麟集仰流論語比考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麟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

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奇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音妹徵牂牁張揖曰徵塞也以木鏤靈山梁

孫原張揖曰靈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

梁割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謂所加焉者遠使疏逖不閉勿爽閭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勿言

疏遠之國不被雍閉勿爽閭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

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勿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

曰甲子昧爽孔安國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

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褻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

取務也陵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百

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

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鳥揚樂頌

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觀者未觀言

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白王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夫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圉靡徙遷延

而辭避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